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灼艾續集下

明鄭萬表鹿園撰

餘冬序錄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
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何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
居曲阜其命龜曰惟恐於僻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
亡季孫行父之戒龜亦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
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
聖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

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

蕭何爲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今後
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何之意敖之意也周
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敖已不能法周公
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尙何及焉雖然此敖之所
以爲敖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陵藏金穴據壘
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爲
也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纁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纁而三軍爲之煖煖其言也楚

人有饋單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
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爲醪而三軍爲之醉醉其
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
也楚子與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後上思
式言召拜爲中郎式辭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
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
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
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民

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若此見奇於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羞其所爲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豈惟不知爲求粟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奈之何其不重厄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

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

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爲仁人矣爲將亦在人自處

何如爾

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棨同平章事制下棨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

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
早散之予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愈也齊曹武被收
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
耳武之歎卽崇之歎也而又曰恨令眾輩見之武何恨
於是夫旣自有以致之矣

陶侃爲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
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用

而戲戕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
里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
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
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
之爲惠則大矣

宋謝晦爲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
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
已爲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
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

必以年少官尊爲勝祇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爲朱臺右衛還都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爲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驚於其兄之言而慙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
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
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
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說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
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
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韓
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爲世勸夫卽一善而稱
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筆錄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爲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
所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閒識者賞其明
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
於牀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況無用
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
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卽
仗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彥進
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有理諺

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不亦宜乎
杜祁公語錄云公爲相食於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
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
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
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邪黃
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闕城
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南余所僦舍雖上兩旁風無有蓋
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
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貴

之時丁患難之際恆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
爲顯秩公獨滯於筦庫眾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
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
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
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
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十萬生靈耶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
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